

小说连载 荒凉  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他们你恨我，我恨你，相持不下。我对小胖子说：“你可能不知道，这里是民族地区，是不伤害麻雀的。”

小胖子嘴一咧，说：“我不管。麻雀吃庄稼，是四害，我就要打。”

甲嘎说：“你敢打，亚麻书的人就可以把你赶出这个寨子。”

小胖子冷笑一声，对甲嘎说：“不打就不打，这里的人也太迷信了。不就是一只麻雀嘛，有什么在惊小怪！你还打死过狗呢！”

这话把甲嘎的心伤了，他咬着嘴唇，脸扭得很难看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我站在他们中间，甲嘎的拳头肯定递到小胖子的脸上了。

我对小胖子说：“我们是在民族地区，得尊重人家的习惯。你还是红军的后代，你父亲没给你讲过民族习惯？”

小胖子没吱声了。后来，他对我说，他父亲给他讲过，曾经在休休那地方，有个红军排长试射枪法，射下了一只乌鸦，引起了当地村民们的不满。为了消除仇恨，警署部队要尊重民族风俗，这位曾立过赫赫战功的红军排长，被军法判了死刑，埋在了雅砻江边。小胖子说，他只是不服气甲嘎为什么对他那么狠，处处与他作对。

喝了早茶后，队长多吉又带我们去歇大金寺废墟旁边的几块坡地上的青稞。队长对我们劳动的表现很满意，特别是无忧无虑的小胖子很惹他喜爱。他指着一头没了犄角的黄色牦牛问我们，这头牛像我们中的一个人，猜猜看，像谁？

我们互相打量，谁的头上都不会长犄角，可说不清它到底像我们中的谁。我们摇摇头，说：“猜不出。”

多吉队长诡秘地眨着眼睛，朝小胖子一指。我们仔细地打量小胖子，上翘的大鼻孔，憨憨厚厚的嘴唇，特别是眉头一皱，鼻根上隆起根根粗纹，越看越像。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没有了犄角的牛，失去了凶狠格斗的拼命劲，只有老老实实的生活，做什么都副无忧无虑，逆来顺受的摸样。这种牛当地人称“阿依玛”，即老实的家伙。后来，“阿依玛”就成了小胖子的绰号。

收割青稞的歌声同样的热烈豪放，一波接一波地传唱，东边地里与西边地里的歌声串在一起，劳动变得那般轻松和快乐。只是收割青稞要弓下腰挥舞镰刀一片片地割，没有了收豌豆时那么好看的舞步。

青稞堆像草人似的立在地里，队长叫我们快点驮运。

甲嘎说，我们来迟了。刚开镰时才好看呢！先要请来寨子里年龄最大最有威望的人，站在烟着桑烟的青稞地边诵唱赞美丰收的歌，再由他从不同的方位割下一把青稞，把青稞秆撒向天空大地。此时，所有来收割的人都要高声祈祷来年的丰收。过后，才开始收割。

我们捆好驮子，牵着牛离开时，小胖子奇怪地看着地中心的那块巨大的黄色卵石，说：“这么大的石头占在地中央，为什么不搬走？”

甲嘎恨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把你的脑袋搬走，看你还活不活得了？”

小胖子摸摸自己的脑袋，又看看那块石头，还是不明白地摇摇头。

甲嘎对我说，那石头叫“阿哇色吞”，是不能搬走的。搬走它就把青稞的魂搬走了，来年就不能有好的收成。要是过去，这石头在收割季节里，要点上酥油灯敬个几天呢！

小胖子嘀咕了一句：“这里怎么尽是些迷信的东西。”又把甲嘎惹火了，挥着拳头骂：“你看不惯，就滚回你妈妈的被窝中去！”小胖子傻瞪着眼睛，一脸的苦相。我说：“这就是民族地区，和我们过着不同的日子。我们来到了这里，就要习惯。”

第二趟来歇青稞时，我见到了达瓦拉姆，她带着一群娃娃来拾麦穗。她喊我，脸上带着笑，说：“好久好久都没见到你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也过得好吧？”她还是笑，眼圈有些红，说：“很好。我喜欢教书，教这些调皮捣蛋的娃娃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到我们知青点上来玩呢？我们来了好几个新知青。”我给她介绍小胖子、王侃和高扬。她低着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说话声音很小，生怕别人听见似的。

“我要结婚了。”她说。

“好呀，祝贺你。”我说，心里有些酸。“什么时候办？我们都来祝贺。”

“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。还有嘉措格的两个儿子，也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。”她朝拾麦穗的孩子中指了指，说两个儿子都在那边。我看见那群孩子都一个模样，平头、圆脸，一身脏兮兮的衬衫，藏袍歪斜地披在背上。

“你还在拉琴？”我问。

“学校买了风琴，我用风琴教歌。”她说。

“我和甲嘎都想再听一次你和嘉措格的琴笛合奏，曲子真是大美了。”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“你们来学校时，我和嘉措格就合奏曲子招待你们。还有我的小子降格，歌唱得好极了，就是不给他伴奏，他的嗓子里也带有琴弦的声音。”

她一脸的骄傲，好像那小子是她亲自生养的似的。

(未完待续)

那些树

◎杨全富

夏日里，在丹巴县半扇门镇腊月山村，汪登大叔一家老少总爱围坐在梨树底下的石板上，喝着茶，摆龙门阵。

梨树枝叶繁茂，遒劲的枝条犹如伞的骨架，而那些树叶刚好组成骨架上的伞面，将阳光遮挡起来。坐在阴凉处，看着从树叶间投射到地面上的光圈，听着树丛中蝉高低起伏的鸣叫。梨树旁，是用石板铺就的路面，一直延伸到大门前，而大门两旁有两堵石墙，石墙顶端有用木头搭建而成的门檐。大门为双开两扇木门，从门板的颜色及门板上的虫眼可以看出，已有一些年头。走进大门，有呈曲字形的通道，通道左侧为高一层的楼房，楼顶上用青石板搭建山坡形，下面有一溜木槽，用来收集从石板顶端流下的雨水。曲字形通道的右侧，为泥土覆顶的楼房，楼底是关牲畜的圈。楼房两侧有一堵低矮的石墙，石墙上铺着石板，一块接着一块。而这些石墙后，有高大的梨树，这一棵梨树高约四五米，旁边斜出一根树干刚好斜伸到石墙之上，形成天然的屏障。树干粗壮，龟裂的树皮如沟壑，如田坎。汪登大叔坐在梨树下，一手执着念珠，一面眯缝着眼，嘴里不断的念诵着六字真言。只要有人来到院落里，他都会站起身，邀请客人就坐。“老表，来了，请坐请坐。老婆子，快点倒茶，老表来了。”

我家和汪登大叔家之间相隔一里地的样子，暑假里的一天下午，为了与汪登大叔摆一摆龙门阵，我慢慢地向他们家走去。走进他们家的大门，在曲字形的石墙旁，汪登大叔正坐在梨树下。还没等我坐下来，汪登大叔伸手摘下一颗梨子递过来。一咬，入口化渣，甜甜的汁液瞬间溢满了口腔。我连忙伸出大拇指，好吃好吃。笑容在汪登大叔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。

坐在梨树下，汪登大叔兴奋地对我说：这一棵梨树是他的父亲栽下的，如今已有五六十年历史。这座房屋改造了几回，而这棵梨树及梨树下的这一堵石墙一直没有动过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棵梨树竟然成了村寨里的地标物，人们在指方位的时候，一般都说在汪登家梨树的什么方向上，一说便知。每一天下午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时，只要在这梨树下坐一坐，任微风拂面，劳累早已消了一大半。“这梨树已有六十多岁了，与我年龄相仿，梨树活得精神，我也活得越精神。”汪登大叔笑着说。

抬头仰望，树枝上的一颗梨就像是一盏灯笼在阳光里晃动。在这棵梨树后面的果园里，整齐的排列着枝繁叶茂的梨树，树上挂满了如灯笼似的梨。这时候，有小商贩们开着拖拉机来到果园里，他们架起梯子，自己采摘梨子。摘满了一筐，用绳子拴着篮子的把，慢慢的往下放。树下的人连忙接过，倒进大框里。“汪登哥，过来看秤哦？”商贩向着我们大声的喊。

“不用，你们自己称就行了，等一会儿直接给我报个数，我还不相信你们吗？”汪登大叔也高声地回应道，转身向我，得意地扫了我一眼。

汪登大叔笑着说：他的果园里有大大小小

的梨树上百棵，大多数都有四五十年的树龄。看着眼前一棵棵高大繁茂的梨树，我不禁想，这些梨树都与我同龄呢，或许每一棵梨树都有自己的故事吧。

汪登哥指着田坎旁最大的一棵梨树告诉我，这一棵梨树是他小时候栽种的。那时候的人们以农业为主，因此，对于栽种果树一般都不上心。那一次，他偷偷的从县城里买来一棵梨树苗，并偷偷的栽种在地坎旁。后来，汪登大叔的父亲发现后，将这棵梨树再往地坎边移动了一些，目的就是不能让梨树占用金贵的土地。汪登大叔拉着我的手，向着那一棵梨树走去。站在梨树底，抬头仰望，茂密的枝叶从中，一颗颗硕大的梨悬挂其间。树干粗壮，树皮开裂纵横，树枝沧桑蜿蜒。汪登大叔说，那时候，村寨里的都说，汪登，这梨树又不能当饭吃。当时，他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这一棵梨树也算争气，第三年便开始挂果。第四年时，树上结满了金黄的梨。小汪登将这些梨子摘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背篓里，运送到十里外的乡里售卖。几天功夫，树上的梨便售一空，净收入达到三十元钱。他看着我，“你不要小看这三十元，当年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元钱。”当时，这稀罕事在村里传开了。一下子，村寨里的人们也纷纷效仿汪登，在自己的田地里栽种梨树。十几年间，整个村寨就成为远近闻名的梨树村，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村。

“可惜的是，好景并不长呢！”汪登大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接着介绍道。“随着交通的发展，内地的雪梨运送到了丹巴来销售。由于内地的雪梨个大味甜，最主要的是价钱比我们的梨低，因此，我们的销售收入一年不如一年。”

“那你们又是怎样走出困境的呢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汪登大叔告诉我，当他们的梨滞销以后，汪登大叔想，必须得改变眼前的困境。于是，他和村寨里的人商议，从内地运来苹果苗木，在梨树丛中栽种下了苹果树。几年后，苹果挂果。由于这些苹果都栽种在黄泥地里，因此，味道极其香甜。那一年，汪登大叔只身一人，带着几筐自家地里出产的苹果来到成都，半卖半送。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打开了销路。“如今，每户人家靠这些苹果的收入，最少的可达一两万元，多的可达三四万元，比出门打工挣钱强多了！这些苹果树就是我们的摇钱树。”汪登大叔自豪地说。

在汪登大叔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梨园背后的一座小山包上。眼前，阳光洒在梨园里，那些叶片在微风之中摇曳着，反射着白色的光芒，如千万尾鱼在碧波之中翻滚游动。汪登大叔告诉我，在这些梨树的下面，栽种着苹果树。为了让苹果树接受阳光的照射，他们对这些梨树都作了修剪。“看上去是一大片梨树，其实最主要的树种还是以苹果树为主。这些梨树我们舍不得砍掉。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的奋斗历程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遮挡阳光的直射，为这些苹果树遮阴呢！”

看着眼前的汪登大叔，再看看这满坡的梨树，我想，汪登大叔不就是像眼前的这些梨树么，修行了自己，也照亮了别人。

霜落柿甜 人生回甘

◎梅春

秋意浓浓，霜落大地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在眼前徐徐展开。周末，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，踩着落叶铺就的金黄小径，走进了那片熟悉而又宁静的乡野。

道路旁的柿子树，像是大自然特意安排的惊喜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满树红彤彤的柿子，宛如小巧玲珑的灯笼，在秋风中微微晃动，给这清冷的秋增添了一抹亮丽而温暖的色彩。

霜落之前，柿子总是青涩的模样，躲在绿叶之间，带着几分稚嫩与懵懂。那时的它们，恰似年少时的我们，怀揣着大大的梦想，却在现实的磕绊中显得生涩和迷茫。

还记得在校园里，堆积如山的课本和作业，一场接一场的考试，犹如沉重的担子压在肩头。夏日的炎热中，我们埋头苦读，汗水浸湿了衣衫，却不曾有丝毫的退缩。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夜晚，灯光下的身影虽然疲惫，但眼中的光芒却无比坚定。那时候的我们，就像未成熟的柿子，在青涩中努力成长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成熟时刻。

后来，踏入社会，工作的压力、人际交往的复杂，如同汹涌的浪涛，一次次冲击着我们。生活中的琐事，就像细密的荆棘，不时刺痛我们的心。然而，我们咬着牙，在风雨中坚持，在困境中努力寻找出路。

正如柿子需要经历霜寒的洗礼才会变得甘甜，人生也唯有历经磨难才能品尝到回甘的滋味。那些曾经在黑暗中独自哭泣的夜晚，那些在孤独中艰难前行的日子，都化作了生命中的珍贵记忆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基石。

如今，站在这柿子树下，霜已落，柿已甜。轻轻摘下一颗熟透的柿子，放入口中，那甜蜜的汁液瞬间在舌尖蔓延开来，仿佛是岁月给予我们的深情馈赠。这份甜，不仅仅是味觉上的满足，更是心灵深处的慰藉，是对过往艰辛付出的最好回报。

人生的旅途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但正是那些曲折与坎坷，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成功的不易，更加明白幸福的真谛。当我们回首往事，会发现曾经的苦难都已化为生命中的璀璨星光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望着满树的红柿，我深深感悟到，只要心中怀揣着希望，无论前方的路多么崎岖难行，我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。哪怕未来还有无数的风霜雨雪，只要我们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，就一定能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收获更多的甜蜜与美好。因为，霜落柿甜，人生回甘，这是生活永恒的真谛。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，勇敢地迈向未来的每一个崭新的日子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